

新三國演義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陳利雅

我是一名華語教師，現任教於菲律賓紅奚禮示立人中學。我的兒子是中國電建的一名職員，現任職於尼泊爾的一個專案上。我的愛人是一名水處理方面的專家，現任職於國內的一家知名企業。在過去的一年裏，為了各自的夢想，我們一家三口處於三個不同國家，每天下班後我們會通過微信進行溝通和交流，分享彼此在各自國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一天，我的同事突然說，“陳老師，你們一家上演的可是新三國演義”啊。聞聽此言，我微微一笑，是啊，我們家真的每天都在上演“新三國演義”呢。

當安吉利斯市的朝陽漫進立人中學的教室時，我正用馬克筆在黑板上勾畫“蜀”字，八年級的學生們跟著念

“丞相祠堂何處尋”，忽然班上的一位男生舉手：“老師，您兒子管的物資是不是像草船借箭裏的箭？”話音未落，下課鈴聲響起，手機也在講臺震動——兒子從尼泊爾馬相迪工地發來照片，集裝箱在河谷邊碼成方陣，他蹲在標著“中國電建”的物資箱旁，工裝口袋露出半張中文物資清單，像極了《演義》裏的兵符。

國內的愛人總是在我吃晚飯的時候給我微信，而他的背景大多都是水廠中控室。愛人的工牌在水質監測屏前泛著藍光，身後的管網地圖上，紅色線條正標注著新鋪設的輸水管道。他總在巡檢時發來都江堰的分水魚嘴照片，說兩千年前的水利智慧和如今的供水系統一樣，都是“民生之基”，而我們三人的微信對話框，恰似橫跨三國的烽火臺：兒子常講加德滿都的雨夜，他帶著當地工人用中文清點防水材料，頭燈在倉庫裏劃出光軌，像極了夜觀星象的諸葛亮；我笑學生把“七擒孟獲”念成“七擒芒果”，他們用香蕉葉折成“羽扇”，課間操時模仿關公捋須的樣子。愛人則拍下水廠園區的“三國井”，趙雲雕像旁的玉蘭開了，說等我們回去，要在“長阪坡”造型的濾水池邊擺“青梅煮酒”的茶席。

去年春節最是難忘：我在菲律賓帶著學生寫“福”字。兒子在尼泊爾用鋼筋焊了個“鼎”，裏面煮著四川運來的麻辣鍋底。愛人則和同事在水廠演起“溫酒斬華雄”。當我們一家視頻時，他舉著保溫杯說到“咱這三軍，也算在三個國家‘煮酒論英雄’了”。

我守著的教室黑板，是傳播文化的“舌戰群儒”之陣；愛人駐守的水廠，是科技強國的“銅雀臺”；兒子奮戰的工地，是基建外交的“祁山戰場”。此刻安吉利斯市的雨打在窗上，而我們的“三國”，早已用忠誠與熱血，在新時代的版圖上刻下了“合”的模樣。我是一名國際中文教師，現任教於菲律賓紅奚禮示立人中學。我的兒子是中國電建的一名職員，現任職於尼泊爾的一個專案上。我的愛人是一名水處理方面的專家，現任職於國內的一家知

名企業。在過去的一年裏，為了各自的夢想，我們一家三口處於三個不同國家，每天下班後我們會通過微信進行溝通和交流，分享彼此在各自國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一天，我的同事突然說，“陳老師，你們一家上演的可是新三國演義”啊。聞聽此言，我微微一笑，是啊，我們家真的每天都在上演“新三國演義”呢。

當安吉利斯市的朝陽漫進立人中學的教室時，我正用馬克筆在黑板上勾畫“蜀”字，八年級的學生們跟著念

“丞相祠堂何處尋”，忽然班上的一位男生舉手：“老師，您兒子管的物資是不是像草船借箭裏的箭？”話音未落，下課鈴聲響起，手機也在講臺震動——兒子從尼泊爾馬相迪工地發來照片，集裝箱在河谷邊碼成方陣，他蹲在標著“中國電建”的物資箱旁，工裝口袋露出半張中文物資清單，像極了《演義》裏的兵符。

國內的愛人總是在我吃晚飯的時候給我微信，而他的背景大多都是水廠中控室。愛人的工牌在水質監測屏前泛著藍光，身後的管網地圖上，紅色線條正標注著新鋪設的輸水管道。他總在巡檢時發來都江堰的分水魚嘴照片，說兩千年前的水利智慧和如今的供水系統一樣，都是“民生之基”，而我們三人的微信對話框，恰似橫跨三國的烽火臺：

兒子常講加德滿都的雨夜，他帶著當地工人用中文清點防水材料，頭燈在倉庫裏劃出光軌，像極了夜觀星象的諸葛亮；我笑學生把“七擒孟獲”念成“七擒芒果”，他們用香蕉葉折成“羽扇”，課間操時模仿關公捋須的樣子。愛人則拍下水廠園區的“三國井”，趙雲雕像旁的玉蘭開了，說等我們回去，要在“長阪坡”造型的濾水池邊擺“青梅煮酒”的茶席。

去年春節最是難忘：我在菲律賓帶著學生寫“福”字。兒子在尼泊爾用鋼筋焊了個“鼎”，裏面煮著四川運來的麻辣鍋底。愛人則和同事在水廠演起“溫酒斬華雄”。當我們一家視頻時，他舉著保溫杯說到“咱這三軍，也算在三個國家‘煮酒論英雄’了”。

我守著的教室黑板，是傳播文化的“舌戰群儒”之陣；愛人駐守的水廠，是科技強國的“銅雀臺”；兒子奮戰的工地，是基建外交的“祁山戰場”。此刻安吉利斯市的雨打在窗上，而我們的“三國”，早已用忠誠與熱血，在新時代的版圖上刻下了“合”的模樣。

我守著的教室黑板，是傳播文化的“舌戰群儒”之陣；愛人駐守的水廠，是科技強國的“銅雀臺”；兒子奮戰的工地，是基建外交的“祁山戰場”。此刻安吉利斯市的雨打在窗上，而我們的“三國”，早已用忠誠與熱血，在新時代的版圖上刻下了“合”的模樣。

信紙上的心跳

怡省毓僑中學 劉迎財

還記得麼，在“車馬都很慢”的以前，寫信是多麼浪漫的傳遞感情的方式，杜甫在《春望》中曾提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是一種何其珍貴的情感，就像珍藏的禮物，被小心翼翼的送到面前。所以，為了讓學生體會這種含蓄內斂又綿延悠長的情感，我決定教他們學習寫信！

於是，我毅然決定讓他們根據菲律賓華語課本第10課《給爸爸寫封信》來學習如何寫信。所以從備課開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讓他們把知識融會貫通，再根據書信的格式要求，表達心中的所想所感。因此，我決定把重點放在第三節的書寫課上。因為有了前兩節課的積累，他們已經基本掌握本節課的生詞和句子，所以信的格式就是重中之重了。

中文和英文書信的格式都體現了對收信人的尊重和禮貌，但在稱呼、結尾祝福語和語言風格上有明顯的文化差異。

首先就是稱呼，中文書信的稱呼是比較具體的，比如課本裏“親愛的爸爸”“親愛的爺爺”等，英文就是比較簡潔，如“Dear Mr. Smith”或“Dear Mom”。再者就是結尾祝福語。中文書信結尾祝福語較為豐富，如“此致敬禮”、“敬祝身體健康”等，且通常分兩行書寫，“此致”或“敬祝”在正文後另起一行空兩格，“敬禮”或“身體健康”再另起一行頂格，二英文則是如

關於打野——拐棗

北黎刹育仁中學 陳輝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這句話形容此刻的四川再恰不過了。因此近期每一個川渝人（不論老少）的週末，大概都是上山打野一挖各種野菜燙火鍋。看著朋友圈的打野分享，不由得想起了小時候關於山裏的快樂。

小時候，一天幾頓飯外，隨便一星鮮甜，都能成其為生活的光亮。而且，也都是不消花費的。

跟著大人下地幹農活，是累的。打豬草，有一點意思，為幾頭豬挑著鮮嫩的野草，割了扔背簍，一把一把割，一簍一簍背，手腳都沒空。到山林裏拾柴火，也是手腳都不得空，但能爬上樹盤乾柴，偶爾也能摘到野果，撿到菌子，倒樂。最樂的是放牛，把一頭牛牽到那個山灣或河邊或樹林，路不是四通八達，只消遠遠看得見或聽得到鈴鐺響，就可以找樂子。

除了找一塊塊“麥石”砌房子，不知何為“麥石”，確實自然生成，板磚似的，大小都有。也可以在河裏搬開石頭抓螃蟹，倒不會帶回家吃。也會拿個又大又長的簍瓢往水田裏連泥帶水舀起，滑溜溜的，有小泥鰌。如果是山林裏，除了菌子，還有果子。

其中之一，就是拐棗。撲簌簌風一吹，林子裏厚厚一層落葉，踩上去，嘒嘒咷咷，歌吟不止。落葉之中，便有拐棗。長長的柄，上面枝枝叉叉，彎彎拐拐，蟠曲著就是果實了，還掛滿一只只小小鈴鐺，那是種子。我們在樹葉裏扒拉，找到一枝枝拐棗，集在手裏，握住葉柄，像一樹奇異的幹花。一會兒就摘了種去，掰著果時，一截截往嘴

裏送，一星星甜味在舌尖彙開，又漸漸淡去後，哎呀，還有點澀呢。

也有辦法的，放屋頂瓦片上，讓它飽經風霜。那麼，放一點就不夠了。可能會在某個清晨，有一個大人帶著一起去放牛，背上背簍。到林子裏，大人爬上拐棗樹，一陣猛晃，嘩啦啦，樹葉，拐棗，彷彿傾盆大雨。一會兒地上積了厚厚的落葉，也遍地拐棗。一枝枝拾起來，一大簍子。背回家，爬上二樓，再到三樓。一簍子拐棗，全倒在偏房的黑瓦上。靜等寒霜。

某個清晨起來，踩著枯草咯咯吱吱響，是下了一夜霜，銀白一片。壩子外面的水田，陽光下，亮瑩瑩，結冰了。一石頭下去，窟窿處，便能挑起一塊冰來，於是打“冰漂”，一溜兒清脆的響，彷彿碎冰哼唱小曲兒，在冰面漸行漸遠……這樣的晴霜日，再有兩個，黑瓦上的拐棗就又脆又甜了。

得空了，便躡到三樓，夠一些拐棗。白天也不多吃，到夜裏，一盞小燈，爐火升起來了。媽和姑姑就著燈納鞋底兒，我們在一旁，嚼著拐棗。這時的拐棗看著有點蔫蔫的，外表灰黑，掰開來，卻還淡淡的綠，也許是紅，什麼顏色怎麼都想不起來，只記得，好清甜。

那些年，大概是很窮困的時光，但也只有那些年，只要有野果子吃，就不知何為窮富。

也或許，這一代山裏的妹子，竟如那拐棗，正處於有些澀口的時候，正待那歲月風霜，醞釀清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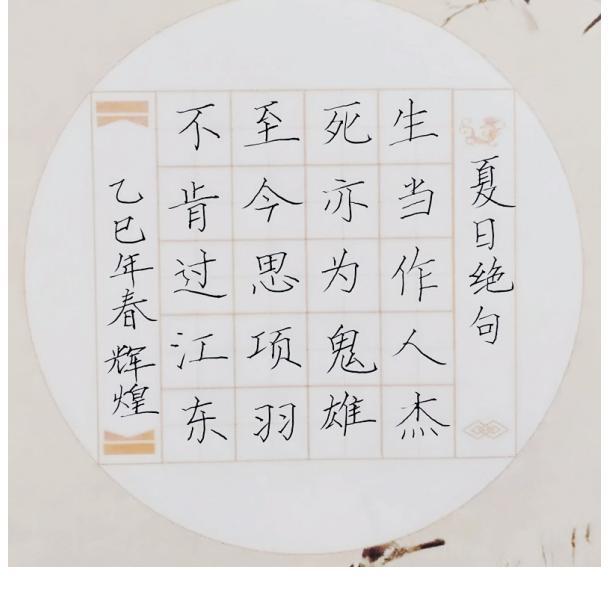
华教百草园

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



水彩畫——機器貓

北黎刹育仁中學 邢中蘭



剪紙——一帆風順

丹輒新民中學 鄭彥梅

菲律賓：籃球點染的國度

培基中學 閻海霞

在菲律賓，籃球的熱度遠超想像，它已深深融入人們的生活，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展現出菲律賓人對籃球的狂熱。

走在菲律賓的大街小巷，籃球元素隨處可見。哪怕是破敗街區掛在樹上的投籃網套旁，或是巷子裏馬路上簡陋的籃球架旁，總是聚集著不同年齡的年輕人，他們模仿著職業球員的動作，或邊拍球邊旋轉身體瞄準時機投籃；或邊拍球邊加快步伐，左拐右拐，衝破防線給隊友傳球；或衝上去閃電般地搶過球，左右搖擺著身子，尋找機會突圍；或張開雙臂像母雞護小雞般，攔截對方球員投籃……他們在對抗中揮灑著汗水，即使雨後泥濘的坑坑窪窪的場地似乎也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們打籃球的熱情與激情，籃球依舊在他們的手下、身邊前後左右不停地跳躍著。

我們宿舍旁邊就是培基中學的室內籃球館，光籃球場地就有兩個，每天晚上，所有的籃球場地都是人員爆滿。每當投籃成功時，他們總是發出激動地嘶吼，互相擁抱、擊掌，場邊的觀眾也沸騰了，歡呼聲、口哨聲、吶喊聲交織在一起，彷彿要把整個球館的屋頂掀翻。球迷們揮舞著手中的彩旗，吹著口哨，有時甚至還播放著菲律賓的國歌大聲歌唱；有時會為一個漂亮的進球敲著激昂的鼓點祝賀，為這特別的場面增添了濃烈的慶祝氛圍。

學校也積極鼓勵學生參加籃球比賽，如果有學生在參加籃球比賽時，耽誤了課業、耽誤了考試，不用擔心，學校可以為參加比賽的學生免除考試，並給予他們所有科目的作業成績以最高分，這也激勵了更多的熱愛籃球的孩子可以心無旁騖地積極參加籃球比賽。另外窮人家的孩子也希望通過打籃球當上職業選手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你能隨處可見光著腳打籃球的孩子——一群為夢想而戰的孩子。

這種狂熱的籃球愛好，也促進了菲律賓籃球文化的發展。籃球賽事頻繁舉辦，從校園聯賽到職業比賽，都備受關注。籃球還增強了菲律賓人的民族凝聚力，國家隊比賽時，全國上下一心，為國家榮譽而戰。

菲律賓人對籃球的熱愛純粹而熾熱，籃球於他們而言，是生活的激情，是夢想的翅膀，是凝聚民族的力量。